鄉土教育與新世界觀

▉溫振華（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）

　　教育的改革最近漸引起社會較多的注意，且太都偏重制度面，對於教育內容的大改革尚受忽視。雖有教科書的重編，並不意謂內容或觀點的大改變。如本人所熟悉的中學歷史，本國史依然從中華民族講起。教育的內容，如不能從台灣主體性的基礎上來設計，教育制度的改革也將落空。鄉土教育，或作為改造教育的第一步。

　　就台灣的教育史觀察，鄉土教育自1897年至今，將近百年。最初僅限日人學童就讀的小學校，1922年台人學童的公學校始受重視。日本統治後期，在戰時體制下，鄉土教育漸受限制。戰後，深懼台灣本地力量的興起，尤其在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體制下，教育受到嚴重的扭曲，正當教育受到各種壓抑，與台灣有關連的教育內容只有在官方的目的下始能出現。

　　鄉土教育受到注意始於鄉土史。由於台獨運動的興起，而有中華民國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的成立，對抗台獨意識的擴張，強調台灣與大陸的關係。台灣史以鄉土史的面貌，透過該會的活動，漸漸在中小學教師中受到一些注意，而在一些自覺性較強的教師中有深一層的思考。目前教育部預計明年八月起在國中一年級課程中設「認識台灣」一科，分成歷史、地理、社會三篇教授。在小學也擬由地方自行編撰鄉土教材。然而，鄉土史、鄉土教育、台灣史的界定及其關係，常引起混淆。

　　戒嚴時代，以鄉土史代替台灣史，強調台灣與大陸的關係，藉著這樣史觀壓抑台灣自主性與台灣史的地位。因此，在教師中產生鄉土史等於台灣史的流行觀念。在實際的環境下，只有認識台灣史是國史，中國史是外國史，鄉土史、鄉土教育的真正意涵才能真正落實，其重要性才能顯現，混淆的觀念才能獲得澄清。

　　鄉土是人們生活最密切最熱悉的小世界，其範圍最大不能超過縣市。鄉土教育的目標，在使國民養成自幼對鄉土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社會的關心與觀察，培養關懷生活社會的情操，並開啟其瞭解大自然、大社會、大世界的好奇心與探索的興趣。因此，鄉土教育具有人文關懷知識性的意義。

　　鄉土史是鄉土教育的一環，是鄉土人文的重要內容，從史的觀點較易引起鄉土教育的興趣。因此常把鄉土史與鄉土教育劃上等號。在教育內容的改革之下，鄉土教育應是小學教育的主要教育內容，不過，鄉土教育常招致刻意抹黑外，常指鄉土教育是偏狹的。這種看法的基點，是以空間的大小來看宏大與偏狹。這樣的觀點忽略了鄉土素材在培養人與土地倫理關係的重要性，也不能認識鄉土教育在學童新世界觀培養上的意義。

　　鄉土的範圍雖小，鄉土教育也非偏狹，而是培養正常國民的教育起點。鄉土本身有著豐富的教學資源，是學童觀察、思考、探討問題的好素材。鄉土本就是一大教室，佈置著一個完整的情境，提供許多刺激思考的誘因。為什麼紅樹林生長在淡水河口？地名是怎樣被取的？地名為什麼改變？一連串的為什麼可從週遭的人文景物問起、進而思考、尋求答案。同時可提醒學童，再高深的學問，其實就在探討、解決鄉土人文自然的問題。

　　就教學原理而言，由具體而抽象是一種正常的教育方式。鄉土是最易觀察的小社會，素材較具體，適合學童知識的啟蒙，開啟其對生活週遭人文自然的關心與興趣。日據時代，一位公學校的老師曾對戶外鄉土教學之影響，有這樣的描述︰當學童坐在教室中，儘管老師用水成岩、水晶等標本實體教學，仍然無法引起學童的興趣，一旦老師帶著孩童到校外附近河床「撿石頭」，沈默不語的兒童，轉瞬間顯露出高昂的學習興緻，發問不斷。由於鄉土是學童生活的社會，透過長期的觀察可強化其學習動機。長期的觀察、思考，是培養創造力的基礎。鄉土作為教育素材的重要性，由此可見。

　　物理學家Fritjof Capra在《轉捩點－－科學、社會與文化》一書中，對「笛卡兒－－牛頓典範」的大機械宇宙觀在近代世界的影響，加以分析批判，並指出此世界觀正嚴重的威脅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。而十九世紀末逐漸興起的有機的、生態的新宇宙觀，把世界視為不可分割的「動態整體」（Dynamic Whole），這個整體的各部份，本質是互相關連的，而非如機械觀下是各自分立的。這個新世界觀，積極從事文化轉型，是我們建立新社會所當思考的課題。而鄉土素材的整體性、有機性，正可透過鄉土教育培養具備新世界觀的新國民。

（原載1995.6.30台灣時報第3版）